



# 小矮人与黑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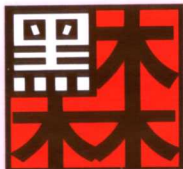
刘兴诗 著

黑  
木  
HEI SEN LIN

青 岛 出 版 社



90224524



HEI SEN LIN

刘兴诗 著  
青岛出版社

小矮人与  豹



## 鲁新登字 0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矮人与黑豹/刘兴诗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0. 5

(黑森林丛书)

ISBN 7-5436-2198-3

I. 小… II. 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872 号

书 名	小矮人与黑豹(黑森林丛书)
著 者	刘兴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于红岩
封面设计	刘 媛 范开玉
插 图	李 丽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5.625
插 页	2
字 数	85 千
印 数	1—5000
ISBN	7-5436-2198-3/I·344
定 价	8.30 元



**刘兴诗** 1931年生于武汉。

祖籍为四川德阳，远祖为广东兴宁，更远处是福建宁化的客家人，到底该报什么户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本命属羊，生性懦弱。发蒙于南京五台山小学，成长于重庆南开中学，受业于北京大学，知命于山野尘寰。吃了大半辈子粉笔灰，曾在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教过书，是不折不扣的教书匠。

浪迹天涯大半辈子，各种自然环境大多经历过，是名副其实的爬山匠。

写过一大堆书，自己总觉得有些不踏实，是一个半吊子爬格匠。

人生已过了一大半，现在是退休老头，别的不用再说了吧。





# 目 录

## MU LU

黑森林丛书

1. 丛林孤儿 ..... (1)
2. 树洞 ..... (11)
3. “大树爸爸” ..... (16)
4. 老巫师的话 ..... (22)
5. 黑豹和毒蜘蛛 ..... (27)
6. 树藤救命索 ..... (36)
7. 硬果子“炸弹” ..... (45)
8. 来历不明的药草 ..... (53)
9. 送给“大树爸爸”的礼物 ..... (59)
10. 礁石上的战斗 ..... (67)
11. 河上一幕 ..... (75)
12. 鳄鱼和陷坑 ..... (83)

13. 妹妹的故事 .....(91)
14. 有毛的“堂兄弟” .....(97)
15. 密林鼓声 .....(107)
16. 神秘的许诺 .....(114)
17. 小猎手 .....(123)
18. 巫师的礼物 .....(129)
19. 歪脖子树报仇 .....(134)
20. 妹妹生病 .....(141)
21. 神山上的兀鹰 .....(148)
22. 爸爸的“钓鱼杆” .....(156)
23. 水塘边的钓饵 .....(161)
24. 最后的决斗 .....(166)
25. 小矮人变成了巨人 .....(175)

## 1

## 丛林孤儿

在神秘的伊图里丛林里，生活着勇敢的俾格米矮人部落。恩戈和妹妹等待打猎的爸爸归来。猎队回来了，却没有爸爸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并不是人人都知道。伊图里丛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伊图里，这个名字多么古怪啊！单是这个名字，就散发出无限神秘的气息，足以使人们产生无限的联想。

是啊，这里是非洲内地的一个最神秘的角落，不管什么地图都查不到。如果人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它也就算不上神秘了。

世界上有许多孩子，也不是谁都认识。住在伊图里丛林中，俾格米部落的恩戈和他的妹妹，就是丛林外面谁也不认识的两个小小的黑孩子。

为什么说他们是“小小的”？难道他们小得还在吃奶吗？

不，恩戈是一个懂事的少年，妹妹也很活泼可爱，早就离开了吃奶的时代。说他们“小小的”，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小矮人。在这个矮人部落里，有的成年人站着还没有大猴子高。他们的孩子，当然都是“小小的”啦。

伊图里丛林真大啊！

如果爬在一只大鸟的背上飞上天，伸长了脖子朝四周看，看酸了眼睛也看不见边。据说这片丛林连接着东边的乌干达、西边的刚果，浓密密的一大片，是非洲大陆的绿色心脏。

伊图里丛林真密啊！

林子里长满了参天大树，仿佛是无数绿色巨人，肩并肩紧紧挨靠在一起。它们撒开身上的绿袍子，遮住脚下的红褐色的泥地，不让别人从外面窥探林中的秘密。

你以为这个丛林里只有大树吗？

才不呢！在大树的伞盖下面，还有层层叠叠的小树和带刺的灌木。加上到处缠绕悬挂的气根和藤萝，活像是妖精编织的一张网，把林中的情景掩盖得更加严严实实的了。

在这里，眼睛几乎没有一点儿用。除了生活在林子里的人和兽，即使是神话传说中的千眼妖怪到



这儿来，也别想多看见一丁点儿东西。

耳朵在这里可派上好用场了。

有人说，这个黑森林是声音构筑的世界，一点儿也不假。支着耳朵听，林子里远远近近到处都是奇怪的声音。

整日不息嗡嗡叫的昆虫。

叽叽喳喳喧闹的鸟儿。

黄昏水塘里蛙群的鼓噪。

拂晓时黑猩猩和花脸山魈的怪声尖啸。

不消说，时不时还从树丛背后传出一阵阵闷沉沉的吼叫，弄不清有什么野兽从这儿路过，不由使人心惊胆战，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这一切已经吵得够了。如果再加上性情喜怒无常的风的捣乱，动不动就乱翻着林梢的枝叶，发出一片噪声，那就更加吵闹，几乎没有一分钟安静。

如果你以为这里整天都是这个样子，那又错了。

有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林子里会接连好几个小时，一丁点儿声响也没有。

虫豸鸟兽全都不出声了。天空中的流浪汉，到处乱跑的风也收住了脚步，不敢随意拨弄一下树叶。

这时，伊图里丛林真静啊！静得只能听见自己胸膛里突突的心跳。好像除了自己，整个林子都死

了。周围阴暗天地里的幢幢树影，全都变成了恐怖诱人的鬼影子，瞧着叫人害怕极了。

咦，这可是怪事，林子里喧嚣的声音一下子都到哪儿去了？

难道冥冥中有谁发了一道命令，所有的鸟兽和精灵都闭紧嘴巴，不敢再出一下大气吗？

难道密密的树墙和脚下厚厚的枯枝落叶，都有神秘的特殊功能，可以把所有的声音都吸收得干干净净吗？

在这个时刻，要是你以为安静会永远持续下去，那又想错了。

正当周围静得不能再静，耳朵几乎完全失去作用的时候，会突然传来一阵巨嘴犀鸟的刺耳叫声，打破了周围的岑寂。像是特意提醒人，平静只是一种不真实的幻觉，千万不要相信。

到底伊图里丛林是无声的，还是有声的？从古到今谁也猜不透这个秘密。也许这就是伊图里丛林的性格吧！要不，人们怎么会说它这样神奇古怪呢？

恩戈和妹妹从小没有妈妈，跟着爸爸住在这个无边无垠的黑森林里。像是两只小小的黑色蚱蜢，在树阴底下的草丛中蹦蹦跳跳，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爸爸像是一根粗大的树藤，把他们紧紧拴在一起。有爸爸的保护，他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这根可靠的“树

藤”忽然一下子断了。

爸爸是部落里最好的猎手，身体结实得像一头黑牯牛，怎么会像经不住磨蚀的树藤一样，忽然一下子就断了呢？

不管恩戈和妹妹怎样想不通，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就像丛林里长满青苔的石头和树木，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样。尽管他们心里不愿意，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那一天，爸爸像往常一样跟着部落里的猎队出去打猎。傍晚猎队回来的时候，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就是他们的爸爸。

“我们的爸爸呢，为什么他没有回来？”

恩戈和妹妹问猎队里的人，他们都闭紧了嘴巴，只心疼地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脑袋和肩膀，谁也没有回答。

“他还在森林里吗？”两个孩子紧缠住他们问。

“是的。”队伍里一个大叔一本正经地说，“邦巴大神要他留在森林里，必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他做。这是神的安排，我们怎么知道呢？”

邦巴大神是俾格米矮人的上帝。他这么说，还有什么好讲的。

听了他的话，恩戈紧紧咬着嘴唇没有作声。妹妹半懂不懂的，噙着泪花大声叫嚷起来了。

“我不管邦巴大神怎么说，快告诉我，爸爸到底

在什么地方？”

那个大叔转过脸不再多说一句话了。跟在后面的另一个人走过来，安慰她说：“别想他。他在那儿好好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吗？”妹妹不放心地问道。

“是呀，谁还骗你不成。”那个人挺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

“他没有事，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回来？”妹妹紧盯住问他。

他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好像前面那个大叔一样，硬着心肠转过脸去，低着头往前走。

猎队统统走过去了，最后赶来一个掉队的人。

妹妹不放他再走过去，挡着路问他：“大叔，快告诉我，爸爸在什么地方？”

那个人受了伤，身上的血还一点点沁出来，不住往下滴流，只顾跛着腿往前赶路，想也没有多想一下就回答她：“你问黑豹吧！”

黑豹！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们一会儿说邦巴大神，一会儿又扯上黑豹，到底是谁把爸爸留下来的？

猎队过去了，再也没有人好打听，妹妹只好转过身来问恩戈：“他们为什么说得这样古里古怪的，

爸爸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恩戈没有回答，他自己也在心里琢磨这件事情。瞧见妹妹哭了，才装做大人的样子哄她说：“别哭啦！如果爸爸真的不回来，明天我就去找他。”

他们再也没有心思在外面玩耍了，一起手牵手跟在猎队后面赶回营地。夜晚快来了。他们想，在夜女神的蛊惑下，疲倦的猎手们喝了木薯酒，没准儿就会张开嘴巴，向他们吐露关于爸爸和邦巴大神、黑豹之间的秘密，可以打听出爸爸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情了。

谁知，猎队回到营地后，带头的人低声向住在中间棚屋里的老巫师说了几句话。老巫师忽然变得神情庄重起来，也低声对他咕噜了几句，立刻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朝着聚集在门口的人群走去。

“搬家吧！现在马上搬家。”他对大家说。

俾格米矮人和住在丛林外面的人不同，不必把房子像石磨盘一样吊在脖子上，死死守住一块土地，不挪动一步。对靠打猎和摘野果子生活的俾格米矮人来说，搬家是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就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经常在林子里搬来搬去。林中所有的鸟儿和野兽都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其实，他们的家没有什么不好搬的。所有的东西捆扎在一起，一个矮个子妇女就能够轻而易举地

顶在脑袋上了。小小的棚屋是用树枝搭造的，上面盖一层宽大的梦贡果大叶子就行了。这样的材料在森林里到处都有，搬到别的地方去，还担心找不到吗？

可是这一次搬家却和往常有些不一样。老巫师吩咐大家点火把林间空地的棚屋统统烧掉，拍打着象皮鼓围绕着废墟跳了一阵子祭神的舞蹈，武士们手持长矛朝周围的黑森林做出一番恐吓的样子，才转过身子依依不舍地走进丛林。

好好的棚屋，为什么要烧掉？两个孩子不明白。

“咱们的部落沾了邪气，要把缠住我们的妖精统统赶走。我们也搬一个地方，叫它们找不到呀！”一个拿火把烧棚屋的人向他们解释。

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了。最后，老巫师神色庄重地走到恩戈和妹妹面前，对他们说：“走吧，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走。”

“不！”妹妹说，“我要留在这儿等爸爸。”

“你们的爸爸被邦巴大神召唤去了，很久很久才回来。你们留在这儿，等不着他的。”老巫师耐心地向她解释说。

“爸爸会回来。”妹妹噙着泪花说，“他想我们，就会回来的。”

老巫师说：“我们走得不远，就在小河那边。如



果你的爸爸回来了,会找到我们的。”

“不!”妹妹撅着嘴坚持说,“爸爸不知道新营地,我要留在这儿等他。”

“唉,傻孩子,对你实在说不清楚。你再长大些,就明白啦!”老巫师没法和她再说下去了,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接着,他就撇开妹妹,转身对恩戈说:“你大些,该明白道理,快带着妹妹跟我们一起走吧!”

恩戈瞅了一眼妹妹,挺为难地说:“妹妹不走,我怎么能走呢?”

“你好好劝她吧!”老巫师说。

恩戈望着两眼含着泪水的妹妹,能够对她说什么呢?他自己也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要好好想一下,更加没法劝妹妹了。

老巫师见他们不肯走,关心地问他们:“营地里的棚屋已经烧光了。你们不走,住在什么地方呀?”

恩戈说:“爸爸说过,森林就是俾格米矮人的家。放心吧,我们会找到地方住的。”

“如果黑豹来了呢?”老巫师问他。

“俾格米矮人什么也不怕,森林里的精灵会帮助我们的。”恩戈回答说。

老巫师不再多说了,低着头细细沉吟了一下,点头说:“好吧,你好好照顾妹妹。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吧!”



## 2

## 树洞

部落搬家了，恩戈决定和妹妹留下来等候爸爸。他们的新家在哪里？原来是一个树洞。

部落里的人都走了，撇下恩戈和妹妹留在原来的地方。丛林里静悄悄的，除了远处的风搅动着树叶，发出一阵阵模糊不清的呓语，一点人声也没有。

可是林中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好像还有许多精灵在悄悄活动。

侧着耳朵仔细听，在看不见的林子深处，这儿那儿，时不时传来一阵阵轻得不能再轻的脚步声，像鬼魂一样悄没声息地走来走去。

周围的树丛背后，也好像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紧盯住他们的面孔和光背脊梁偷看，使人感到背心发凉，心里直打寒颤。

天渐渐黑了。黑暗中，隐隐约约的脚步声越来